



琴台客聚 彥火

文藝大灣區

香港作家聯會最近選編了《香港作家》網絡版的文章，並以合集形式出紙質本。

根據不少會員、文友的反映，《香港作家》過去一直被視為同仁雜誌，印數很有限，閱讀量更少，作者群很狹窄。自從編輯部改組後和《香港作家》改為網絡版後，作者隊伍為之開闊，除了撥出更多篇幅刊登聯會會員的作品外，還兼容不少海內外華人作家的優質作品，不論從內容、題材或文章的質素，都大有提升和改善，成為華人社會一塊矚目開放的文化園地。

每一期的「名家名作」吸引不少海內外殿堂級的作家到來投稿，更使雜誌的品味有了進步提升。

不管怎樣，過去兩年以迄，我們經歷了疫情的嚴重打擊，和時代風雲的震盪下，在商業大石擠壓下明明滅滅文學薪火，仍然顛撲不滅，這是值得告慰大家的。

想起台灣的張香華大姐眼睛在幾乎完全失明下，仍然孜孜地創作不輟，為《香港作家》寫稿，使我們這些視力正常的文學園丁，更不敢躲懶。

古人曾說道：「音為知者珍，書為識者傳，譬曠之調鐘，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莫莫賞而滅之哉！」（《抱朴子·外篇》），意喻好的音樂、好的文章都會為知音者、識者所傳播，如春秋時期的

樂師聾曠，天生失明，仍然可以辨別聲樂。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今年7月22日晚上，我在香港作家聯會「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聯歡晚會及理事會選舉」上致辭指出，香港作家聯會除了繼續呼籲香港建立「香港文學館」外，還策辦了「文藝大灣區計劃」。

過去大灣區都是從經濟出發，3年多前，廣州、深圳、澳門等地區成立「粵港澳文學大聯盟」，舉辦大灣區高峰文學講座及研討會，創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雜誌（雙月刊），香港卻一籌莫展。

3年多前，我們提出在香港建立「文藝大灣區計劃」，經過本人及同仁兩年多的呼籲、奔走，其間一波三折，終於今年6月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支持，我們在《明報月刊》設立「明月灣區」文學附冊，並在《明報》開設「明月灣區」文學園地。

這個計劃已經在7月開始實行，令躋身大灣區、原是商業都會的香港平添一份文化氣息，希望為大灣區文化的建設作出一份貢獻。

此外，我們還聯合大灣區的十多個主要文學社團、大學、傳媒舉辦「大灣區文學徵文獎」，希望通過這一次徵文，鼓勵更多人說好大灣區的故事、香港的故事。

最後，讓我們共同來開鑿這塊在商業社會背後勃然生色的文學國度吧！



姚珏雅音 姚珏

巡演

上周，我圓滿完成了在內地的小提琴獨奏音樂會第一階段巡演。廣州是我此次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內地巡演的第一站。由於深圳出現疫情，原本深圳站的音樂會臨時取消，所以廣州站開演前幾小時，一些深圳的觀眾特意趕到廣州來聽我的音樂會，讓我非常感動。演出後，一些粉絲拿着我多年前的CD請我簽名，還有一位發燒友來到後台告訴我，他第一次聽我拉琴，是20多年前在深圳，印象深刻，當時我和我父親同台演出。這次再聽我演奏，竟與20多年前無明顯差異，難能可貴，他稱讚我是「舞台常青樹」。我記得當時深圳還沒有任何音樂廳，我是在深圳體育館演出的，時隔多年，內地古典藝術界飛躍提升，我還能收穫這麼多粉絲的忠誠支持，讓我感恩和深感幸福。距離我上次在廣州演出已有5年，我感覺廣州的觀眾非常懂音樂，也非常熱情，因此我加演了很多曲子。有一位媒體朋友評論我的演奏「控制力很強，時而激昂，時而輕盈」、「妙琴生花」、「用音樂來表達故事」。我想能夠通過音樂和觀眾真正實現內心的溝通，無疑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巡演的第二站是湖南長沙，上次去也是四五年前，疫情前去。這次再訪長沙，第一我覺得這個城市很美，第二我也很喜歡吃辣，而當地觀眾也同樣的火辣熱情，讓我開心。長沙的演出前，我還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為當地學琴的孩子舉辦了一場大師班，不光教孩子們拉琴，也和家長們分享了很多我人生的經驗。分享音樂和人生，也是這次巡演的初心之一。

巡演的第三站，也是這次第一階段巡演的最後一站江蘇蘇州。蘇州站的演出是在蘇州

灣，位於蘇州東太湖北部區域，臨湖風景優美，自然人文融合。演出所在的蘇州灣大劇院位於太湖之濱，2020年12月12日啟用，由法國建築大師克里斯蒂安·德·包贊巴克設計，最標誌性的就是頂端的鋼結構「飄帶」，讓人聯想起蘇州的飛橋，以及昆曲中的水袖。這個劇院目前是全国第三大劇院綜合體，在這裏演出，我們感覺比國外很多知名音樂廳都漂亮先進。

通過巡演的這幾站，我們能感覺到不同城市山水多姿、各具風韻，這也是祖國文化如此深厚多彩的原因。最關鍵的是，能夠感覺到這些年，國家在音樂事業發展上的提升，政府在文化設施建設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使我們藝術家能夠有更多的舞台讓百姓欣賞藝術。這次我能夠代表香港藝術家在內地巡演，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也是通過身體力行，希望鼓勵更多香港年輕藝術家積極融入國家，在內地廣闊的舞台上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第一階段巡演在疫情影响的困難下能夠成功舉行，相當不容易，我始終感覺音樂是有能量的。最近特首李家超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探訪了一個深水埗區的基層家庭，這個家庭中的李靖甫同學就是受益於我們香港弦樂團的音樂能量計劃，在弦樂團免費教學下學習小提琴，逐漸懂得自律分配時間，獲得自信，特別學到了困境求進的信念。「問道有先後」，我同樣也是在音樂中獲得能量，敢於在困境中求進，因此才不懼疫情，堅持完成巡演的目標。我很感恩有很多朋友的支持，特別是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駐滬辦，以及駐武漢辦事處的支持，駐滬辦主任蔡亮還特意帶領多位同事趕到蘇州來聽我的音樂會。期待11、12月份第二階段的巡演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水過留痕 少爺兵

一路走來幾許塵埃

內地的限定男團、女團時間一到都會「被解散」，之後的境況還是這句老土話：各憑本事，各自安好吧！然而他（她）們大部分人已解散的半年前，已想好自己的計劃或工作安排，儘管很多時計劃趕不上變化，但有了心理準備、情緒就不容易被擊潰。

「在團體解散的前後日子裏，已有不少傳媒網媒『權威』地分析過我們去向，為着自身切實的利益也好，主觀也好，大家不過也是『混飯吃』，誰會理會這些情況的真假。」

被解散後的他，頗有感觸地說：「娛樂圈從來都是這樣，今天你可能會『火』，被眾人追捧，可是，明天也可能遭萬人唾棄瞬間跌落神壇，人生不就是要經歷很多事情嗎！?比如談戀愛、失戀或者是永遠在一起……姑勿論是哪種結局，不都是自己的選擇嗎？誰也要為自己的人生埋單，唉！一路走來幾許塵埃，演藝圈什麼光怪陸離的事時有存在，就看個人的價值觀和目標，想一得二的『好事』會降落在你身上嗎！?但願吧！這不是諷刺說話，誰不希望自己就是這麼的一個幸運兒，所以做什麼工作首先要認清所要的，若硬要為某些事情『糾纏』，到頭來所得的是『傷害』！道理所在人人都知曉，可惜意志薄弱或不想自承責任的，往往的表現也是謾過於人，甚至有人遇事時說：『那死去的尷尬突然開始攻擊我呀！』這時候他們的『演技』可直接斬獲影帝影后殊榮，老戲骨們怕且都要讓位了。」

現實的社會裏，什麼時候都是「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只願人的心裏不要存在固執的仇恨，可是人心各異、能『管好』自己已是不錯了，而他就這樣的心思：「進入演藝除要得到名利外，亦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那些人面前，指着曾看不起你的人的鼻子，把當時他們給予你的『狠話』全部還回去，我不會的樂器可多了，『退堂鼓』就是其中之一囉！」



爽姐私語 林爽兒

總廚的理念

今天仍然繼續講關於廚界大佬、百樂潮州許美德（德哥）的廚藝歷程。當年因父母之間有問題，母親不習慣在香港的生活方式，夫妻常吵架以至要分開生活。德哥是男子漢，覺得有責任照顧母親，於是他跟隨她生活。跟着母親便要捱苦，之前跟做家批發的父親住親屋，之後要跟母親住舊樓天台屋，生活質素相對比較差了，父親更看扁他們不懂本地白話，看你怎麼生活。德哥知道日後必須加倍努力，十四五歲時什麼工作也做，有親戚介紹身為潮州人的他入行，在當年很著名的潮州菜館「佳寧娜」工作，從而開始了他的廚師之路！

聽到他說入到名菜館大家都「嘩」一聲，尤其是若非潮州人免問，就更替他高興，識潮州話教人另眼相看呀！

入到大酒樓做廚房學徒，師兄都當他傻仔，因為他好抵得諗，長期返早放夜，落場又不會出去玩，躲在廚房揸住蘿蔔學離公仔，師兄弟便叫他睇檔他們出去玩，他也樂得每天有獨佔廚房的好機會！初期有單落就叫師傅上來煮，之後又膽粗粗自己煮師傅試味，然後師傅索性叫他自己搞掂，就因為這樣他在很短時間內由一個廚房細路晉升做師傅。從入行升到「三砵」只用了4年時間，然後3年時間由「三砵」去到「頭砵」，當上了大師傅，前後7年返了3次做酒樓大廚，之後返潮州開了一間很大的酒樓，用了8年時間當上「車頭」——總廚，那時他才28歲，在汕頭做了一年多，又去了海南島做一間4萬幾尺的大酒樓。

至於，今日他能在百樂潮州做了16年也有一份斷不了的緣分，他形

容這問是潮州菜的「少林寺」，潮州菜打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而百樂潮州有五十多年歷史。德哥五十年代返內地轉了個圈回來，卻去了做酒店，然後是機緣巧合之下入了百樂潮州，那裏有個獨特的條件吸引他，因為他加入時酒樓本身已有30多年歷史，這樣的老店和外間的作風很不同，對自己招牌商譽看得很重，老闆不斷說要對員工負責、對顧客負責、供應商負責。這種態度不是很多人做得到的，即使人認到也是堅持不到。這個理念和他本人所想不謀而合。

有着共同理念的人便能一起走人生路，德哥因為希望同業能和睦愉快的心情下工作，他有很多的要求，在他的工作單位不能賭錢、不能講粗口，要改善環境改變心態，工作起來更能發揮，家庭關係也得到大大的改善！他更是有悠久歷史的群生飲食技術人員協會的理事長，着力協助同業解決問題，這兩年更得到資助，幫助了500多位同業。



◆德哥的笑容親切友善，且充滿正能量！ 作者供圖



百家廊 若荷

野花的田野

北方的雨季，終於不負期盼，幾場雨，趕在6月的極旱時節下了起來，暴雨如注，一下就是4天。雨停後，彷彿還不罷休，繼續陰鬱，到第2天上天才放晴。晨起後，窗外突然光芒一片，遠近樹木、花草滿目清新。外面的世界美，樹木正在茂盛，面對焦渴，植物並不是無知無覺，一場又一場的雨，不僅僅是人類的盛典，也同樣是它們的盛典。

整個春天，沂蒙山區都在乾旱，有青蔥的樹葉都落掉了。早在它們落地之前，就應感覺到疼痛了吧，趟起一下，連個聲音都不曾發出，就遽然落到地面。落到地上，它們便不再疼痛，就像樹木凋謝的花朵。只是草木之心，沒有人能夠懂得，在它們面前，陷入深深的迷惑，常以為它們是沒有苦惱，有一種幸福的麻木，因此而嚮往這樣的生命。

早在幾天前，在路旁的花草中，我就看到一叢紫色的花，微微向心捲起的花瓣有些萎焉了，卻還努力開着。樓下牆根的地方，有一圈台階，春天暖的時候，各家室內的花便擺了出來，雖然沒那麼名貴，但也長得精神旺旺。我自己種的盆花也放在這裏。久住高樓裏，種種花，時時草，看看草色，聞聞花香，唯其如此，才讓人感受到四季往復。

不過，比之這些伴你共赴高樓、生死相依的生命，我還是嚮往田野，我嚮往的不僅是那裏的花草，還有一片片的莊稼，有屬於田野的那種植物的漿香，還有隨意而為的事物的野性。風在田野裏，常常會變得柔順一些，比在其他地方更加靈動，除了山川樹木、河流莊稼，沒有什麼能將它阻擋。我喜歡這樣的山野之風，尤其是在夏日。

它們毫無意趣地穿過城市，卻能在山野裏獵獵而行，在安靜的河面上留下一泓好看的漣漪，將水草掠起綠浪，閃動出花樣的波光來。人卻可以放野——「放野」，是不是一個漢語常用詞我不知道，許多年後也沒有去查閱典籍，只是習慣了沿用村裏人們的聲調、方言，這是我們小時候，大人對頑皮孩

子們的行為的叫法。「放野」這個詞，我們每個人都懂，卻又彷彿不懂，也不分辨，當「耳旁風」。或許「放野」就是，當地流行的一個專用俗語，誕生於千年之前，某時某刻，被這個古老的小村沿襲下來，並且隨着生命與河流遷徙，根植於老瓦縫裏，根植於山川土地，不可否定的是，「放野」放出了孩子們健康的體態，以及行動的敏捷。

大人們喜歡「放野」一詞，同時他們也喜歡「放野」，牧放一群大大小小的牲畜，一群活潑可愛的羊兒，幾頭悠悠行走的老黃牛。羊兒和老黃牛帶着小羊、小黃牛在田野裏撒歡，咩咩之聲和着放牧人的鞭聲。老黃牛的動作緩慢，牠們時而低頭覓食，時而用尾巴掃一掃背上的蠅蟲，再不然就靜止地站在原地，像一座雕塑。

放野的日子是開心的，就像平常在學校裏滑滑梯，在雪地裏打雪仗，在河流裏摸魚蝦一樣，有無窮的樂趣、無窮的繁複。這還不用讓季節停住。春天可以鮮花爛漫，鳥語花香，夏天可以烈日炎炎，秋天可以享受收割的喜悅，冬天也可以披雪前行。鄉村裏的童年是屬於大自然的，是冬暖春寒裏的華麗的夢幻，一年年，演繹的都是多姿多彩的片段。

山裏的野花是可以一束束捧在手裏的。山野的地裏，次第花開，鮮艷的、素雅的、繁密的、寥落的，一叢叢，開了敗了。野花的田野，是穿了襟褂的少婦，前襟把花朵繡滿，領頭還要鑲一圈流彩錦邊，不僅擁有紅氍翠袖，還能擁有美好的青春時光。野花的田野，河流歡淌，細流涓涓，天藍地綠，明淨如少女的眸子，映照高天天空的雲朵。

春天的冰凍剛開始融化，放野的日子就開始了。大到十五六歲的少年，小到三五歲的孩子。大人一睜眼不見管不住，孩子們就沿着田埂跑去了，到剛剛返青的麥地裏去，到剛剛化開的河流裏去；到沒及翻蹀的草地裏去，做那玩不夠的遊戲。最好的藉口是挖野菜，挽一隻筐，小澳的鈕扣開着，也不避初春的寒風，就這麼在田一呆就是半天。那時

候大人們常說，山裏的孩子離不開泥土，就如現在的我們叨念，要想身體好，就多接近接近地氣。

那時的地氣，人人都很接近。地氣吸引着生，去做和泥土有關的事。田野裏我們認識了生長，學會了栽種，學會了辨認麥苗和韭菜，知道沒有汗水就沒有果實，沒有家裏的大缸滿小缸流的米糧。田野裏的雲教會我們識得天氣，知道哪樣的雲是高積雲，哪樣的雲是東邊日頭西邊雨，看似陰雲濃厚，卻不會下一星半點兒，你站在東邊雲裏，雨都澆在西邊人的身上了。放野的孩子，都有很強的方向感，只要不故意出走，不去危險的地方，迷路的孩子，總能摸索着找得見家門。而現在，村裏的孩子們，還能一個人出門嗎？還能挽起竹籃拾麥割草嗎？還能騎牛鈴鞭吹起短笛嗎？還能和當年我們一樣迷戀着村裏的鄉景，窄窄田陌上笑出歡聲嗎？更何況，升起的炊煙裏有家的溫暖，古老的瓦簷下久住着自己的父母，睡夢裏的枕畔上棲息着母親的歌謠。而今我聽得最多的，是村裏的孩子有多麼孤獨，他們孤獨的是父母進城打工，祖母外婆們無力撫養，「放野」的孩子得不到很好的照料……

在我的印象裏，屬於田野的孩子，不應該由別人照顧，沒有人約束，也會成長得很好，他們自會管束自己，只要父母的視線不輕易出離，哪怕走得再遠。他們奔放在田野，不會在無邊的孤單中等待，等候玩伴，尋找親人，卑微自閉，鬱鬱寡歡。他們是屬於村莊的、山野的，不是山區裏的流浪孩子，他們在田野裏勇敢跋涉之後，才擁有了心靈的成長和強大的意志，擁有了未來的家國和愛的港灣。

城市多了，田野少了，村莊沒了，往事老了……不知老去的村莊裏，還有沒有孩子喜歡的蜻蜓，以及蝴蝶？羊兒在草地上，牛兒在水邊吃草，村裏的大人們守着田野莊稼，守着田野裏的風和那條亙古不變的河流，什麼也不用多想，只望一眼安靜的日子，風一樣長大的孩子，屋瓦上冉冉上升的炊煙，心懷裏已然是滿滿的幸福了。



落地觀察 湯禎光

新一代的暑期工

又是一眾暑期工出動的時候，幾個朋友坐着一起，大家談談新一代的工作情況，討論中有不少意外發現。

朋友A請了個女孩子，不算太聰明，但語言能力不錯，面試時亦表現有禮。怎料上班第二天，已經遲到，跟她說話她就一臉茫然，問她為什麼看上去沒反應的樣子，她說很懶。朋友A忍不住黑面了，她之後便寫了電郵道歉，解釋說在想工作的東西。朋友A說與面試時判若兩人，她從此對面試也沒有信心了。

朋友B請了一個履歷很不錯的男生，做過不少義工，亦是學生領袖，但工作經驗欠奉，結果上班一個多月，能力不差，文書處理力更是超卓。但奇怪是他太自信，明明是實習生，卻當自己是正式員工一樣，連秘書也覺得奇怪。他會如老闆般叫其他人辦事，同事們多番提

示，輕鬆如叫他不要過分主動，認真。又告訴他有階層之分，他行動上還是沒有改善。朋友B苦惱地想，是不是要破口大罵才會令他迷途知返？

朋友C的實習生最恐怖，他是名校生，初來時人人也喜歡。大家卻慢慢發現他跟每一個人說的話也不同，搬弄是非，亂說人不是，挑起紛爭，連秘書們也甘拜下風。後來老闆辭退了他，因為他開始選擇工種，不想做的事就不做，然後亂編藉口，或是扔給其他實習生。

3位朋友談起，以上眾人都是面試表現非常好，但在實際環境工作時，則拿捏不到人與人相處的模式。而即使善意提醒或嚴肅責罵，對他們也起不了太大作用。朋友們都說，看來自己也要學習一下跟年輕一代相處。大家總結認為疫情令他們的社交能力降低了，看來後疫情後遺症也甚多呢！



鵬情萬里 趙鵬飛

意外發生之後

轟動全城的意外發生之後，有可能涉及引發事故原因的諸多機構，以及負有監管職責的部門，和無數在現場或透過視頻看到了驚悚片段的觀眾，紛紛表明了各自的態度。有聲明無責的、有聲明致歉的、有聲明表示難過的、有聲明表示關切的、有聲明要徹查原因的，更多的普通人，則表達了憂懼和憤怒。有一個當時正在現場觀看的朋友，事發後打給我，訴說當時的驚恐和心悸，以及之後出現的失眠。可想而知，除了不幸受傷的兩位舞者及其家人和朋友，這場意外波及的範圍之廣，着實令人不安。

每一次意外的釀成，總是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中，用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方式呈現出來。

香港是一個運作高度成熟的社會，香港及香港人的專業服務精神，也一直享有讚譽。對於演藝娛樂事業方面而言，從內容到形式，從分工協作到整個工業化流程，不可謂不著名，不可謂不專業。尤其是在紅館舉行個人演唱會，一度被視為香港乃至整個華人社會歌手獲得成功的標誌。今年初，有份在紅館近距離欣賞張

敬軒演唱會，其多變的舞台造型，令人炫目的空中巡遊，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縱觀過往紅館演出的各類演出，美輪美奐、動感十足，又變幻莫測的舞台呈現效果，所需要的技術支持和機械實現手段，總體而言，在安全上都是值得信賴的。是次意外發生的背後，必定有一些不為外界所關注的疏忽。譬如主辦單位的安全意識是否到位，譬如駐場技術人員的責任意識是否達標，譬如監管部門的經辦人是否嚴格照章審批。

畢竟，再完善的管理機制、再先進的技術手段面前，最不确定的人為因素，往往會成為成敗與否的關鍵所在。

德國飛機渦輪機發明者帕布斯·海恩，有一條被奉為安全經典的海恩法則，其中最核心的內容有兩點：一是任何事故的發生，都是日常諸多隱患累積後必然爆發的結果；二是再先進的技術和制度，都無法取代人的素質和責任心。按照海恩法則總結出的經驗，每一起嚴重事故背後，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從目前各路傳媒披露的消息

不難看出，此次演出從採排到前面3場正式演出，就不斷出現因為舞台升降台出錯，導致樂隊的鼓手、結他手發生撞傷、擦傷的「小意外」。甚至在排練時，機關出錯，有一名舞者跌落2米深的洞中而無人知曉。該舞者傷及膝蓋，因為需要送院治療而最終無法參與正式表演。

很可惜，如此多事前徵兆，並沒有引起主辦方話事者的足夠重視。僥倖心理人皆有之，但這種僥倖一定要分清場合。哪些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哪些是需要確保萬無一失？沒有比人的生命和健康更寶貴的事情。遭遇不幸的年輕舞者仍然危殆，處在緊急救治之中，全城人為之擔憂更為其祈福。希望這樣慘重的代價，能喚醒更多人該有的專業精神和職業操守。

安全高效的社會運作，是一個高度協作的系統工程，無論身處哪個環節，我們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有每個人在自己的專業範疇內都做到盡心盡力，才有可能把潛在的傷害，降到最低限度。一座城市享有的安全感、歸屬感和擁有的國際競爭力，亦是來自於這些看似不經意的日常細節。